

## § 弗里吉亞草徑

晨光如水，潤澤著弗里吉亞山谷的草木。

少年畢達哥拉斯與優媞婭踏上被晨霧籠罩的小徑。

溪流叮咚作響，野花搖曳，薄荷和野洋甘菊的香氣在空氣中交織。

「這裡的空氣好像會讓人頭腦清醒。」優媞婭低聲說，她的長髮沾著露水，像溪水般閃光。



畢達哥拉斯點點頭，手指輕觸草葉：

「這些草……我從未見過，有些帶刺，有些卻柔軟得像絲。」

他們循著長者指引，來到谷底一座小村落。

山谷深處，院子裡種滿了罌粟、艾草、迷迭香和百里香，空氣裡混合著泥土、木屑與草香。

「這位就是祭司嗎？」優媞婭小聲問，她的眼睛閃著好奇的光。

長者點頭：「沒錯，他精通草藥，也能用神秘醫術幫助村民。」

祭司年邁，雙眼清澈而深邃，彎腰拾起一株白花蒿，手指熟練地將葉子揉碎，淡淡煙氣升起。少年靠近，小心嗅了嗅：「這香氣……苦中帶甜，卻很安心。」

祭司抬眼看他們，微笑道：

「你們是新來的旅人吧？這些草，不只是治病，也能淨化心靈。」

優媞婭輕輕伸手，指向罌粟：「這是用來催眠的嗎？」

祭司點頭：「對，但必須小心。力量越大，責任越重。你們想親手試試嗎？」

畢達哥拉斯興奮地點頭，優媞婭也躍躍欲試。

祭司示範將幾株草放入研鉢，加入清水與蜂蜜，研磨成膏狀。

畢達哥拉斯伸手觸碰，感受涼意滑過指尖；優媞婭則蹲下聞葉子散發的香氣，輕聲讚道：「好像能聞到它們的生命。」

祭司微笑：「每株草都有它的故事，和它想守護的人。」



他將膏藥塗在村民的手腕上，輕聲吟唱，艾草煙霧緩緩升起。

一名年輕村民因惡夢無法安睡，祭司端來薄荷、罌粟與洋甘菊調製的藥酒。

村民躺下，祭司在旁邊點燃白花篙，引導村民進入神聖的睡眠。

畢達哥拉斯和優媞婭目不轉睛地看著，祭司低聲念著咒語，煙霧繚繞，香氣與夜色融為一體。村民緩緩閉上眼睛，呼吸平穩，臉色柔和下來。

優媞婭驚訝地問：「真的有效……就像魔法一樣。」

祭司把一個艾草製作的香囊讓村民戴上，笑了笑：

「自然本身就是魔法。人若懂得尊重，草木便會回應。」

午后，他們跟隨祭司到山谷採集草藥。

畢達哥拉斯摘下一片迷迭香，聞到辛香氣息，說：「它似乎能讓人心安。」

優媞婭蹲在溪邊，指著艾草：

「這個應該能驅邪，我在水底也常見類似的植物。」

祭司點頭：

「你觀察得很仔細。每個環境都有自己的守護者，你們若用心，就能感受到它。」

畢達哥拉斯好奇地問：「這些草藥真的能治病嗎？」

祭司溫和回答：

「能，也不能。草藥的力量有限，但與誠心結合，便能帶來奇蹟。看似平凡的葉子，也能撫平心靈的創傷。」

祭司微笑著收起藥鉢。

「午後我再帶你們去山裡採藥。趁現在，山谷最安靜，你們不妨四處走走。」

說完，他便轉身回到木屋。

山谷重新恢復寧靜，只剩溪流潺潺，偶爾傳來幾聲鳥鳴。

優媞婭望著草地，忽然露出孩子般的笑容。

「小畢，我也想讓你看看真正的魔法。」

畢達哥拉斯好奇地望著她。

「真正的魔法？」

優媞婭沒有回答，只是赤腳走進草叢。她彎下身，輕輕撫摸一株不起眼的小草，像是在安慰一位熟睡的孩子。

「別怕，我只是想讓他看看你們有多美。」

她指尖輕點。

一滴晶瑩的水珠，自她掌心緩緩飄起。

接著是第二滴、第三滴。

無數細小水珠從溪流升起，在晨光中折射出七彩光芒，宛如一群透明的小精靈，在草徑上翩翩起舞。

優媞婭雙手輕輕一揚，水珠紛紛落下。

整片草地，忽然活了起來。

不是狂風暴雨般的生長，而是一場緩慢而優雅的生命舞蹈。

嫩芽悄悄鑽出泥土。

幼葉舒展，枝條向天空伸展，藤蔓沿著岩石緩緩攀爬。

蕨葉像沉睡已久的畫卷，一圈又一圈慢慢舒展。

花苞微微顫動。

一朵、兩朵、三朵…五朵……

各色野花依序綻放，彷彿彼此都知道什麼時候該登場。

風吹過山谷。

花海起伏，如同綠色與金黃色交織而成的波浪。

畢達哥拉斯完全忘了說話。

他的目光，不再停留於優媿婭的魔法，而是不斷追逐植物生長的軌跡。

他看見粗壯的枝幹伸出側枝，側枝又長出細枝，細枝再分出更細的嫩枝。

每一層都像前一層的縮影。

他又望向一株蕨類。

整片葉子展開後，每一片小葉竟都保留著與整片葉子相似的姿態；再仔細看，小葉上的細裂，也隱約延續著相同的輪廓。

他又轉向另一旁。

藤蔓沒有任意纏繞，而是不疾不徐地盤旋向上；花瓣圍繞著花心一層層綻開，彼此互不遮擋；細長的葉片也總是錯落生長，像是刻意替下一片葉子留出迎向陽光的位置。

「奇怪……」

畢達哥拉斯喃喃自語。

「它們彼此不同，卻又好像遵循著某種相同的方式。」

優媿婭偏著頭。

「不是一直都是這樣嗎？」

「妳知道原因？」

她輕輕搖頭。

「我不知道呀。」

她伸手接住一片飄落的花瓣，笑得十分燦爛。

「我只是聽得見它們唱歌。」

「唱歌？」

「嗯。」

優媿婭閉上眼睛。

「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歌聲。有的溫柔，有的活潑，有的沉穩……可是唱著唱著，它們又會一起合唱，像溪流、像微風、像春天。」

畢達哥拉斯望向整片山谷。

眼前的一切，忽然不再只是花草樹木。

它們像是一首龐大的樂曲，每一株植物都是不同的旋律。

卻又共同譜寫出一首完整的大地之歌。

他默默蹲下身，拾起一根細樹枝，在泥地上畫下樹枝分岔的形狀，又畫下蕨葉舒展的輪廓。

畫著畫著，他忽然停下。

他發現，自己畫的並不是植物。

而是一種不斷重複、彼此呼應的秩序。

優媿婭走到他身旁，笑著問：

「小畢，你在畫什麼？」

畢達哥拉斯望著滿地的圖形，沉思許久，才輕聲回答：

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覺得……大自然，似乎一直在用同一種語言，創造不同的生命。」

山風吹過草徑。

漫山遍野的花草隨風輕輕點頭，彷彿默默贊同這位少年的第一個發現。

山谷沉靜，風過草徑，帶著淡淡香氣，伴隨畢達哥拉斯和水精靈踏上回程的小徑。

那一天，他們在弗里吉亞草徑上，獲得了屬於自己的啟蒙，對自然、草藥與神秘力量的第一份理解。

後記：

晨霧散去，草香仍在。

弗里吉亞山谷裡的薄荷、罌粟與艾草，不只是故事的風景，它們是人類最早的師者。無論在希臘的神殿，或東方的山林，古人皆以草木為天地的語言，以氣息、味道與形色，讀取自然的秩序。

在希臘傳統中，藥草源於神祇的恩賜。

阿波羅教會人醫術，阿斯克勒庇俄斯以草治病；而希波克拉底則言：「自然自癒，醫者僅助其道。」對他們而言，草藥不僅止痛，更調和四體液，使人回歸均衡。罌粟鎮魂，迷迭香助記憶，薄荷醒腦，艾草驅邪，洋甘菊安眠——每一株草都在向人類低語，述說理性與節制之美。

而在東方的山河間，神農本草經早已記下另一種思維。